

第二場討論（一）

【越建東】 那時間的關係，我們就直接開放討論。

【竹內整一】 我是鎌倉女子大學的竹內，謝謝您的發表，我想問有關生死學的新礦脈這個問題。2008年2月在北京舉辦學術研討會時，中國因為社會主義改革與文革，對生死學這方面的討論完全都消失了，聽說最近才開始蓬勃發展。日本方面，戰後都將重心放在經濟成長和效率上，因此鮮少有對死的探討與基礎，生死學亦是從這方面的反省而產生的。

從您的發表並無法看出台灣生死學蓬勃發展的直接原因，處理死的宗教與文化在人們的生活中還殘留著的印象，比上次在台北開會更加強烈。然而當失去親人或發生大災害時，台灣人意識到的卻不是傳統的宗教、文化或習慣，而是新的生死學、死亡哲學。這種脈絡為何會在台灣出現？能否告訴我們其背景？

【林耀盛】 如果從臨床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台灣開始有臨終照護的概念是在1980之後，台灣的醫療開始朝向一個「質」的轉換，這個轉換某個程度上，改變了過去不太想去討論的死亡體制。以前我們都叫生活風格，現在開始討論死亡風格（death style）的問題。台灣921（大地震）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在那之後台灣開始有心理師的證照，因為證照就開始有PTSD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），這些本來已經有的診斷類別，在台灣就開始被大量的流用，就也會觸碰到死亡的問題。因為時間關係先回答到這裡，等一下有時間再討論。